
ICANN69 | 虚拟年度大会 — 董事会/社群重点关注 ICANN 会议
中欧夏季时间 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 — 14:30 至 16:00

莎莉·纽维·科亨 (Sally Newell Cohen): 好的。我们可以开始记录了。

[本次会议正在录音]

莎莉·纽维·科亨: 欢迎参加 ICANN69 虚拟年度大会 — 董事会和社群重点关注 ICANN 会议。我是萨利·纽维尔·科恩。我是 ICANN 组织全球传播部高级副总裁，今天的会议将由我来主持。

大家知道，由于 COVID-19 疫情影响，我们 2020 年的所有三场公共会议已经全部由现场会议改为虚拟会议。我们预计，在可预见的将来，虚拟会议仍将是我们的主要会议形式。

不可否认，我们今年面临巨大挑战，但这也为我们创造了独特的机会。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 ICANN 公共会议，采用新的工作方式，并在共同保护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的同时增强社群的凝聚力。

现在，快速从现场会议转向虚拟会议，将有助于我们尽可能高效地继续开展工作。经过一整年召开虚拟公共会议后，我们将获得重要的学习机会，并从中汲取经验。ICANN 董事会正与社群合作，共同评估我们虚拟公共会议的效果以及组织应努力推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或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动的改进 — 在今后为会议采用任何可行方案，全力为参加会议的人员提供支持。

因此，在应 ICANN 社群的请求而召开的本次会议上，董事会和组织期待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工作重点，讨论目前已经举行的虚拟会议对于各位工作的支持力度。

大家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提出任何问题，指出可能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帮助我们的公共会议取得最大成果。

最近，我们启动了一项调查，并将与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领导层共享调查结果，旨在就这个主题在每个 SO/AC 内部引发讨论。我们鼓励大家参与该项调查，因此，请联系你的领导团队成员，确保在调查中发表你的观点，该调查将持续开放到 11 月 5 日。

本次会议旨在对在每个社群团体中开展的对话进行补充。因此，即使你们选择今天参会，我们仍然希望大家在各自的社群调查中提交自己的意见和反馈。

我们通过调查和今天的会议收到的意见将用于就将来的公共会议提出建议，以供董事会考量。因此，这的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便于我们了解大家的观点，了解哪些工作做得不错，你们认为哪些措施可行，我们将来应考察哪些项目。

本次会议将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基于我们通过社群领袖所提供反馈选定的主题。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 ICANN 社群团体在 ICANN 公共会议上的关键目标和主要交付项，涉及的领域包括决策、能力培养、地区外展、政策制定和关系建立。

然后，第二部分将探讨我们从虚拟会议中汲取的教训。例如，会议时间是否得到有效利用？时间安排和里程碑有什么影响？共识流程是否足以满足需要？

最后，第三部分将征询大家的意见，讨论每年举行三次公共会议的效率。每个部分分配的时间为 20 分钟左右，然后，将留出 5 分钟时间以便董事会成员分享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任何资格确认问题，随后进入下一部分。我们恳请大家在每个部分就相关主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在会议期间，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交意见。大家可以在 Zoom 问答窗格中提出书面意见，然后，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詹姆士·科尔 (James Cole) 将大声读出你们的问题。或者，你们也可以举手，加入队列提出问题。你们可以在自己屏幕的下方找到“举手”图标。选择该图标后，系统会自动把你添加到发言人队列中。在轮到你发言之前，你的麦克风会保持关闭状态。轮到你发言时，我们这边会开启你的麦克风，这会在你的屏幕上触发一个通知，请求你那边也开启麦克风。这样，你就知道要轮到你发言了。

当叫到你的名字时，就表示你可以说话了。再说一次，请确定你的麦克风已取消静音。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问题被大声读出来，那么，请不要把问题直接放在聊天室中，因为我们只会读出那些放在问答窗格中的问题。

提醒一下，本次会议也提供西班牙语、法语、中文、俄语和阿拉伯语的同声传译。要了解怎样使用这个功能，在 ICANN69 会议日程的会议页面上提供了相关信息。聊天室里也会提供该页面的链接。

如果你想以其中一种语言来提问，我们也请你给参会者一点时间戴上耳机。

与公共论坛类似，请参会者将问题限制在两分钟以内，到时会显示一个计时器。

虽然我们对提问次数没有限制，但在重新加入队列前，请记得也给其他社群成员机会提问。

接下来，有请 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跃然 (Göran Marby) 致开幕词。跃然，交给你了。

跃然，你好像设置成了静音。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他遇到了技术问题，他进到聊天室了。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我先请马腾 (Maarten) 发言。马腾，你先来讲几句，然后我们再请跃然致词。

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好的，谢谢。在跃然致词后，我要说的是……

[笑声]

嗯，无论如何，先欢迎大家前来参会。很高兴看到大家都对本次会议高度关注，因为大家想办法在一起讨论非常重要。ICANN 以社群为基础，我们依靠社群来完成工作。在这方面，我们都非常清楚，虽然我们过去有许多经验，但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方式。我们过去使用的工作方式不再适用。

现在，不仅 ICANN 的不同团体，不同选区，而且我们作为董事会本身都面临许多类似的问题：我们如何找到彼此？我们是不是必须召开网络会议，而不是在同一间会议室开会？

根据过去一年的情况，很可能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必须召开虚拟会议。我们采用了一些临时方案，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同时，我们可能要继续做出改进，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如何找到一种长期方案，让 ICANN 各团体内部以及不同团体之间都能高效地协作，因为他们都是大会的服务对象。

因此，董事会非常关注这些，你的想法、需求，你对我们最佳工作方式的想法，我们非常希望在本次会议、在与 SO 和 AC 领导人员召开的探讨会议上听到大家发表意见，以便了解整个社群的看法。当然，我们也期待看到调查结果。

不过，请注意，董事会不会直接根据调查得出结论。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社群发表意见并提供反馈。

好了，跃然，你好了吗？下面交给你了。

马跃然：

非常感谢。时间正好，我的狗狗决定过来看看我是不是醒着。非常抱歉。

过去几个月，通过与许多社群成员联系和交流，我发现，很明显，社群希望展开一次讨论，讨论我们应以什么方式召开会议、进行交流、做出决策，以及聚在一起商量事情。经过大量思考和讨论，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 — 大家知道，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 我们无法一次聚在一个地方，因为世界各地的差异，因为疫情，因为不同地区的情况不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和看到相关新闻，关于各地的差异，关于疫情在世界不同地方爆发。

但是，世界的不同区域也对互联网访问有着不同的需求，对于时区和会议方式的要求也不相同。因此，我们决定开展调查。但是，调查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大家作为 ICANN 的当地部门，

坐下来进行讨论。这是调查的真正目的，因此，调查中既包括一些封闭式问题，也包括开放式建议。

请注意，大家都是会议的参与者。我们董事会和组织将帮助大家召开会议，促进这种互动。因此，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将听取大家的意见，对它们进行汇总，然后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们还会进行公共协商。

我们需要进行这种讨论。大家需要展开讨论。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参与讨论，倾听大家的意见。非常感谢！刚才出了点技术问题，再次说抱歉。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二位。

我想你们开了个好头。

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主题。

下面有请我们的远程参会经理詹姆士·科尔。詹姆士，交给你了。

詹姆士·科尔：

谢谢莎莉。

提醒一下，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请提交问题或者举手。

首先，我们请与我们一起规划每次 ICANN 公共会议的社群领袖规划团队提出他们的问题。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自愿开启第一个主题：ICANN 社群团体在 ICANN 公共会议上的关键目标和主要交付项。

乔纳森，请讲。

乔纳森·扎克： 谢谢。

能听到我说话吗？

詹姆士·科尔： 可以了。请讲。

乔纳森·扎克： 好的。我希望确保成功解除了多层麦克风静音。

我认为，这次 ICANN 改为召开虚拟会议有意思的一点是，ICANN 社群内部其实已多次采用这种会议方式。因此，我认为其中一个挑战是，这些会议要与工作组和利益相关方团体等的日常工作区分开来。大家知道，日常工作在持续进行。因此，对社群来说，会议的目标必须发生改变。因为许多时候，如果团体间无法就某个事项达成共识，就会把它推迟到面对面会议上解决，这时似乎更有可能达成共识，似乎更可能形成合作。

我可以打开摄像头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我刚才看到有人说你们看不到我。但我没看到正常的摄像头图标。

詹姆士·科尔： 乔纳森，我问一下技术团队。

乔纳森·扎克： 摄像头正常吗？

詹姆士·科尔： 抱歉，你不能共享视频，只能共享音频。

乔纳森·扎克： 好的。行。那这就不是我的错了，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

然后，问题就变为：ICANN 社群的日常工作与这些会议有什么区别？如果一切都在虚拟环境下进行，那它与会议有什么区别？从达成共识的角度看，可以做些什么才能使这些会议变得特别有趣或有吸引力呢？

因此，我认为，这一点就是虚拟会议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避免让虚拟会议也变得像日常工作一样单调乏味，应该想办法增加会议的趣味性，真正调动广泛社群的参与积极性，等等。

我们应该尽可能召开面对面会议，设置人数更少的小组，并借助技术的力量，这些办法有助我们了解，在以前的面对面会议中，我们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关键目标。这时，人们通常会说：“现在，我们真的需要达成共识。”我们已经无法区分形成结论的过程，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当成日常工作的延伸。

詹姆士·科尔：

谢谢，乔纳森。

我接着看下一个问题，它来自 Afilias 的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他说，过去，在 ICANN 会议之前，会有某种形式的静默期或管制期。不发表重要的新文件，不启动调查等。这为参会者提供了适当的时间来做出准备。但是，一段时间以来，静默期不断缩短，现在已经完全取消。组织是否有意恢复静默期，例如，在 ICANN 会议之前给出 7-14 天的静默期？

这是目前收到的唯一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要提出问题，请抓住机会。请举手，或在 Zoom 问答窗格中提出问题。

我看到有人举手了。

请稍候。

首先是唐娜·奥斯汀 (Donna Austin)。

唐娜，请取消静音。

唐娜，请讲。

唐娜·奥斯汀： 詹姆士你好！我是唐娜·奥斯汀。能听到我说话吗？

詹姆士·科尔： 可以了。请讲。

唐娜·奥斯汀： 谢谢詹姆士。

我叫唐娜·奥斯汀。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在利益相关方团体内部大范围地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想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大家知道，说到 ICANN 会议的关键目标和主要交付项。在过去，对注册管理机构来说，召开面对面会议的一个好处，是我们有机会与注册服务机构开展业务。从业务的角度说，这种互动非常重要。鉴于大家知道，所有人都每年三次来到一个中心地点或中心位置开会。这样，在那个时候，大家就有机会讨论业务，进行这种互动。

我想，如果分析这些年的会议模式，大家知道，当我在 GNSO 理事会任职期间，这时也创造了一种机会，可以推进项目或事项，以便就相关话题、正在进行的 PDP 或其它正在考虑的事项展开实质性讨论，推进这种流程。

前面说过，我目前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这种面对面互动一直在为我们创造机会，可以在我们内部就各种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特别是 DNS 滥用等问题，或者是在任何时间点可能正在处理的其它主题。

我不知道我们实际上已经这样做，我想，由于了解到我们无法进行面对面会议，并正转而采用虚拟会议形式，因而已经将面对面会议的关键目标转变为我们目前的关键目标。因此，关于从一种会议形式转换为另一种会议形式，以及如何改变会议目标，我们实际上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那么，我们可能应该进行这样的对话。也就是说，在未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采用虚拟会议形式，那么，面对面会议时的目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谢谢詹姆士。

詹姆士·科尔：

好的。谢谢唐娜。

我看到乔纳森·罗宾逊举手了。

乔纳森，请继续。

乔纳森·罗宾逊： 谢谢詹姆士。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詹姆士·科尔： 可以了。请讲。

乔纳森·罗宾逊： 好的。谢谢。

我的问题与唐娜的有些类似。我听到了乔纳森·扎克所说的话，我分析了这个主题，发现一个在有意或无意间变得模棱两可的问题。他询问有关公共会议的交付项的问题。但他没有说明的是，这些公共会议是现场会议还是虚拟会议。

乔纳森·扎克回答的是虚拟会议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我认为，在短期内，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挑战，像跃然承认的那样，其他成员无疑也有类似的感觉，即在短期内，我们的会议很可能都是虚拟会议。

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将召开虚拟会议。因此，目前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限定性的问题，确定 ICANN 社群团体在 ICANN 虚拟公共会议上的主要交付项。我认为，如果我们本身重点解决这个问题，才最有可能取得最丰硕的成果，因为其他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此，我要说的是，我们有个短期问题要解决。

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乔纳森。

我们下面回到书面意见上来。

这个问题来自比尔·尤里斯 (Bill Jouris)。

在虚拟会议上，有一件事情无法做到，就是你无法与那些你在其它情况下无法见到的人偶然相遇。至少，要遇到那些人，我们需要等到最终恢复现场会议的时候。

我继续看另一个书面意见，它来自凡达·斯卡特兹尼 (Vanda Scartezini)。留点时间给其他人思考一下。我发现，由于缺乏机会在会议期间向其他人学习，新成员面临巨大的困难。即使对我来说，已经从事 ICANN 会议志愿者 20 年，由于需要专注于这个社群，而对其它社群缺乏了解。

我想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举手了，接下来请塞巴斯蒂安提问。

塞巴斯蒂安，请讲。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想讲一讲凡达提到的有关互动的东西。是的，她提到我们在面对面会议期间进行的业务互动，但我想，我们也需要强调的是，这可以是知识共享、走廊讨论及对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事情，所有团体聚在一起，想办法展开可以进行的任何讨论。

在我看来，一个关键的目标，是在遇到以其它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才召开会议。我说的“会议”是指 ICANN 虚拟会议。因此，我将使用 *observidarity*（音）这个词。如果问题可以在其它时间解决，就不要在公共会议期间处理。

从积极的角度看，这必须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是我们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工作方式。ICANN 会议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在一起解决问题的地方。如果是可以由一个团体处理的问题，就在其它时间解决，但如果是需要大家一起解决，或需要两个或三个团体一起解决的问题，那就有意思了。

今天，我想以高关注度主题会议为例。我认为这非常有趣。我希望我们将召开第二场会议，到时，社群的其它部门将讨论相同的主题，因为我想，我们将有其它的看法。但要再次强调的是，对我来说，今天上午的会议非常棒，很成功。

目前我就讲这么多。非常感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塞巴斯蒂安。我来看其它一些书面意见。第一条意见来自乔治·坎西奥 (Jorge Cancio)，他说：在面对面会议上可以

自发进行非正式的交流，帮助 SO/AC 消除分歧，进而解决棘手的问题。它们也有助于改善网络。虚拟会议还远不能实现这些优势。

下一条意见来自哈维尔·鲁阿-赫维 (Javier Rua-Jovet)：由于完全召开虚拟会议而缺失的一个最重要的共识构建要素是关键的面对面交流，它们在数小时后，可能在喝一杯或晚餐期间完成。这是令人放松的情形，在最终讨论各种细节之前，就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协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重复的内容。

再提醒一下，如果要加入队列提出问题，请抓住机会。只需举手就好。

下面这个问题来自阿姆丽塔·楚德胡瑞 (Amrita Choudhury)：随着 ICANN 会议以在线方式进行，我们预计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会显著增加。我感兴趣的是，如果社群参与度显著提高，ICANN 计划如何保证社群参与，特别是在社群已经疲惫不堪的情况下。

下一个问题来自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Maxim Alzoba)：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确定 2021 年的第一次会议，它是不是虚拟会议？

下一个问题来自加拿大 ISED 的泰勒·宾利 (Taylor Bentley)：现场会议的一个目标是外展和本地化方法，以通过它们鼓励新成员参与 PDP。是否存在这样的地区，它们的现场会议比其它会

议更具影响力？在短期内，该地区可以重点开展外展和能力培养工作，直到现场会议恢复。

以上就是现有问题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有请董事会成员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下面我将话筒交给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很棒。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意见，同事们可以加入进来。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非常感谢。还有一些想法，我们自己也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这就好比，开展一次活动，然后做其它一些工作；开展下一次活动，做其它一些工作，接着是另一次活动。我们似乎进入了持续的工作阶段，哪些工作最有效，我们如何做到呢？我对大家在这方面的看法非常感兴趣。在本次会议上，我们已经听到了两个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怀念面对面的工作模式。我想，我可以代表董事会讲，很明显，我们也是这样。

至于下一次会议是不是虚拟会议，我们会在 AGM 之后尽快决定。我们都希望恢复面对面会议，但目前来说，坎昆当前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关于公共会议的重点工作，塞巴斯蒂安建议利用公共会议重点解决跨孤岛系统问题，并尽可能做其它一些工作，这也是个有趣的想法。值得提到这个想法。很好。很感谢。

亲爱的同事们，还有其它意见吗？

莎莉·纽维·科亨： 我想跃然可能想要发言，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

马跃然： 谢谢。谢谢马腾。

关于参与度和我们所做的工作，我有些话要讲。首先，我没有查看人数，但我想有 1800 人注册了本次 ICANN 会议，我认为，这比上次会议的人数要多一些。因此，总体来说，似乎有许多人参与了进来，他们也登记了其它会议。这是件好事。

因此，关于强调区域事务，我有些话讲。是的，大家知道，我们总是可以做更多工作。但在过去几个月，过去半年来，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更多地开展区域合作，希望既解决时区问题，也能够更多关注当地事务。另外，也希望 ICANN 的不同团体可以进行某种合作。于是我们召开了网络研讨会，我们提供了信息，更多信息。

足够有趣的是，对我们来说，这其中的一个空白点，大家可能不相信，一个空白点是北美和加拿大。纳尔拉 (Naela) 将加入进来，她的职责会略有不同，在网络研讨会信息，社群合作方

面，她还将确保我们在北美地区开展更多工作。因为从协作的角度讲，这方面的工作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说到吸引新成员加入 ICANN — 几个团体跟我讲，在 Zoom 会议上，大家可以利用信任感，但要赢得信任其实非常困难。但我们看到，由于可以轻松利用 Zoom 加入进来倾听，已经有新成员加入 ICANN，我想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我也认为，如果不参加现场会议，人们很难了解 ICANN 的工作方式。

根据目前的情况，还很难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全面的会议。因此，一些想法已经实施，在社群中进行了讨论。大家知道，我们期待在区域会议上倾听更多意见，一些人称它为混合会议，或阶段性会议。我们真的希望倾听更多意见，因为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因此希望了解如何提供服务。

关于召开会议，我想说的一点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在于，假设世界的某个地方突然解决了新冠疫情问题，我们可以在那里召开会议，但大家都知道，如果也可以召开现场会议，远程与会者将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我们必须从包容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可以吸引人们参加会议。

我只是提一下，我们正在考虑区域因素。我们正在考虑协作。我们正在开展工作，莎莉和她的团队做了许多工作，考虑如何吸引新成员加入。我们正在推进新生代计划和英才计划。但我也承认，如果他们不能参与 ICANN 会议，亲自体验 ICANN 会议，吸引他们会更加困难。

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跃然。有两个人举手了，因此，我想，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们请他们发言。首先是唐娜·奥斯汀。

唐娜·奥斯汀： 谢谢莎莉。我叫唐娜·奥斯汀。我只讲一点想法。无论是虚拟会议还是现场会议，远程参与 ICANN 会议时，我们总是会面临时区挑战。目前，在组织这些 ICANN 会议时，似乎时区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大家知道，过去两周，我们选择采用汉堡时区，但这一做法给那些不生活和居住在那个时区的人们带来了挑战。大家知道，我来自澳大利亚。因此，我一直知道，由于时区问题，参与 ICANN 的任何亚太地区成员通常都处于不利地位，无论是在 ICANN 会议期间，还是工作组在全年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加上会议的召开次数，让我们不堪重负。大家知道，通常，工作组的成员绝大多数服务于北美或欧洲。因此，在时区方面，他们总是会面临不利处境。

现在，大多数 SO、AC、SG/C 都在上周或将在本周与董事会进行对话，讨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效率和我们的优先工作。对我来说，要考虑我们可以优先处理的工作，看看可以在线完成哪些工作（在面对面会议时做这些并不可靠），这里似乎没有提供合适的机会。

因此，可能我们可以考虑其它一些事情。大家知道，利用这次机会来推进其它一些工作，

处理几件事情。

谢谢莎莉。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唐娜。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发言。这位是奥利维·科阿米 (Olevie Kouami)。

奥利维，你自己能取消静音吗？

不行。好的。我想，詹姆士，那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

詹姆士·科尔：

很好。谢谢莎莉。

第二个主题将由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主持。这个主题探讨社群从召开虚拟会议中汲取的教训。

玛娜尔，请讲。

玛娜尔·伊斯梅尔：

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能清楚听到我说话。

当 ICANN67 以虚拟方式召开时，我们认为这是临时情况，于是匆忙想出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然后，ICANN68 以虚拟方式进行时，我们有了更多时间制定计划，但仍然认为这是临时情况。现在，ICANN69 也是虚拟会议，并预计明年也是这样，我想，我们需要做出长期安排，以确保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有可持续的方案。我想，如果我们可以一次确定多场会议的召开方式，也是有帮助的。这能拨开一些疑云。

我们没有机会在 GAC 内部讨论，因此我还不能代表 GAC，但我可以分享一些变化情况，GAC 内部的和我在整个 ICANN 组织中见证的一些变化。

为解决时区问题，我们现在将推迟发行公报，以便处在各个时区的每位成员进行审核，并为那些因为时区而处境不利的成员召开每日简报会。同时，为了解决由于缺乏人际互动而造成的困难，我们将通过公报提出更少的 GAC 建议，而在闭会期间通过信函交流提出更多建议。

整个社群将缩短会议时间，延长休会时间并增加休会频率。此外，我也对 ICANN 的 ICANN69 疫情期间互联网接入报销项目表示赞赏。在汲取教训的同时，我想我们需要注意，虽然会议期间的工作量不断减少，但闭会期间的工作量却显著增加。这种结果是更有利，还是更糟糕呢？这会对社群合作造成什么影响？

关于时区问题，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按照他们的时区计算坎昆会议的时间。只有当那些处境不利的成员也拥有相同的优势时，才可以称得上公平。

既然我们几乎已经循环采用了所有不同的时区，是继续循环不同时区，保证公平并分担痛苦经历更好，还是应找到合理可行的时间段，以确保成员继续积极参与组织活动？

对于初次参与的成员来说，虚拟会议可能极具挑战性，特别是我们放弃了 Zoom 的一些交互功能的情况下。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这是为了解决安全问题。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一次及时的讨论，它也与改进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讨论相关联，特别是在确定我们如何有效做出规划，高效工作，排定讨论的优先次序，协调优先工作，简化活动并重新考量我们的节奏等方面，以确保我们不仅维护当前的社群志愿者，而且能够从在线活动中受益，进而增加 ICANN 主动参与者的数量，保障具有均衡代表性的包容性流程，确保实现我们工作的意义和可信性。

我就讲到这儿，抱歉超时了两分钟。

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玛娜尔。我们有请塞巴斯蒂安，他举手了。塞巴斯蒂安，请讲。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请讲法语。

我将用法语来发言。非常感谢你的介绍，玛娜尔。

我想说的有几点。第一点与前面讨论的区域性问题有关。我想，对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如果我们要覆盖五个区域，我们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假定，在同一区域内出差会更方便一些。在几星期内，在欧洲是这种情况，但时间不能再长了。不过，在其它区域也可能是这样。

因此，可能再次召开面对面会议能够解决问题，但这不会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从所有这些会议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你需要 30 分钟来做出安排。当你召开一场只持续一小时的会议时，实际上你浪费了 10 分钟，因此这会在会议内容上造成问题，因为你浪费了时间来做准备。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出差意味着我们安排工作的方式会有所不同。我们的雇主不一定理解。我们有家庭，有孩子，在做出安排时，这些因素会带来相当大的挑战。

第三点是，我们可以经常举办网络研讨会，而不一定是虚拟会议。我不知道谁参与了这些会议，因此无法与他们交流。

我们不能在走廊中互动，甚至不能在 Zoom 的 Hallway 中交流，实在是令人遗憾。

非常感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塞巴斯蒂安。我想乔纳森·罗宾逊举手了。乔纳森，请讲。

乔纳森·罗宾逊： 谢谢詹姆士。

我想到了几件事，请让我说几点。第一，我认为我们应该——因为你的问题是社群从召开虚拟会议中汲取到哪些教训。我们应该认可并赞赏 ICANN 组织和参与的团体的适应能力；因此，这也包括广泛的 ICANN 社群。

当然，ICANN 快速响应了墨西哥的情况，从技术上讲，除了明显的问题和与正召开的会议有关的问题，一切都非常棒。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认可并赞赏组织和我们所有成员努力做出了很好的适应。

我们也看到，大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我认为这令人关注，我们应该为这感到高兴，并努力继续鼓励这样做。

我要讲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时区问题。我接着之前玛娜尔的话讲。当然，墨西哥 ICANN67 会议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一点。具体来说，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采用了当地时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外地时区，这持续了三周。对我来说，这并不合理。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理由，在一次核心会议上采用单一时区，例如，保持三天时间，但不能持续采用“错误”时区，因为某地的某人会出现问题，三周时间不可持续，由于各种原因，这会造成问题。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诺努力解决时区问题。总是会有人投诉。总是会有人不满意。但我觉得，这其中会有折中方案。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乔纳森。

我们有几个书面意见，下面我把它读出来。下一条意见来自苏珊·佩恩 (Susan Payne)。她说，现场会议旨在完成相关工作。杰夫 (Jeff) 在聊天室评论说，PDP 继续与虚拟会议同步，采用独立的会议日程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在会议日程内找不到足够的时间。

这个解释无法令人满意。因此，我们需要坐下来，确定我们需要在会议周内推进哪些工作，然后为这些工作分配时间。我要说的是，那需要包括推进 PDP 工作，实现更广泛的参与，就

像面对面会议过去做的那样。如果这时有其它事项没有分配到时间，那就要进行权衡。

我们需要认识到，从过去的面对面会议改为虚拟会议形式时，我们需要做出根本性的反思。如果有人的工作在会议日程内没有分配到时间，那我们希望他们在日程以外仍然参加这些会议，这对他们公平吗？我们如何确保真的进行这样的反思？

下一条意见来自纳迪拉 (Nadira)。ICANN69 为期三周，它的时间太长，太费时。

下一条意见来自丹尼什·巴布塔 (Denesh Bhabuta)。如果跟踪初次与会者，自召开虚拟会议以来，这些与会者的比例有没有增加？

我看到钟宏安 (Edmon Chung) 举手了，宏安，请讲。下一位就是你。

钟宏安：

我有几点想法。

许多人谈到一点经验，就是我们可以在虚拟会议上完成许多事项。但我认为一旦我们可以恢复面对面会议，我们将可以做更多工作。

我同意乔纳森所讲的，在这个特别的时期，从上次开始，尝试着延长会议的时间我想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此，我宁

愿缩短会议时间，做出更紧凑的安排，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增加会议天数。这是汲取的一点教训。

然后是三点看法：第一，关于所谓的“安全性”存在许多问题。如果安全性只涉及一些 Zoom 闯入者或进来打断讨论的人，那么，我宁愿追求交互性，而放弃所谓的安全性。如果安全性涉及技术并在系统被攻破时为成员提供保护，这就与有人进来打断会议截然不同。我认为多数人都可以接受这种打断。

另一点看法是，在这种会议形式下，我自己计算了一下，最终我们讲话的人更少了。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参与进来，为更多人带来更多的互动。

第三个方面，我把它留给大家深入考虑一下：过去 20 多年来我都非常幸运，我参与了 ICANN 会议，我只缺席了少数现场会议。但虚拟会议很重要。如果有人无法到达会场，那么，将来，当我们恢复面对面会议时，我们如何从这次经历中汲取教训，制定混合流程以便人们可以远程参会，而不会缺席，不会影响这种体验？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

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宏安。

目前没有其它问题，也没人举手，因此，会议室中的所有人，请大家举手或提交问题。

我会给大家留出一点时间。

我看到唐娜·奥斯汀举手了。唐娜，请讲。

唐娜·奥斯汀：

谢谢詹姆士。

只讲几点。

我们似乎 — 关于我们什么时候恢复面对面会议，谈到这一点时似乎会有某种假设。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仅是我们，整个全球范围都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听说有些地方正进入 COVID 疫情的第二阶段，因此许多地方将进入最终阶段，COVID 疫情的第三阶段。

我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恢复面对面会议。大家知道，个人来说，我认为还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至少需要六个月，如果不是更长时间的话。

但我想回过头来讲一讲苏珊提出的意见，就是，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重新思考我们进行交互、我们召开会议的整体方式。

大家知道，当我们召开虚拟会议时，我们可以在会上实现某种效率。乔纳森讲道，过去会有一段管制期，我认为是在会议前的 21 天内，ICANN 不可以发表或公布实质性的文档。杰夫说

过，这会阻碍并减慢某些政策流程。我认为杰夫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政策工作无法继续，而是不应该停滞，而且不能因为 ICANN 会议的召开而受到影响。他们需要寻找方法，继续定期召开会议。

因此，我认为苏珊是对的，我们应该利用这次机会重新思考，是召开面对面会议还是虚拟会议。我认为这再次说明，我们目前有许多工作要做。那么，我们如何以最佳方式做到这一点呢？

谢谢詹姆士。

詹姆士·科尔：

谢谢唐娜。

我看到下一个举手的是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丝黛芬妮，请讲。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我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离任主席。有一点让我震惊，那就是，我们对不同会议形式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职责、会议的紧张程度和所在的时区。我个人对紧凑的日程安排并不是很满意，说实话，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延长到三个星期。但是，我目前不再担任主席，我在家提供咨询服务。与必须去办公室，

或朝九晚五的常规工作相比，在家工作要轻松许多。我想，办公室朝九晚五的工作要困难一些。

不过我注意到，NCSG 成员的参与度却在显著下滑。目前我不知道，我认为你们不会在调查中收集这方面的数据，但我会自己设法收集数据。问题在于，如果不打算亲自参加会议，有多少人会觉得更加方便，他们会不会在稍后适当的时候收听录音并下载文件。如果有任何方式可以收集这方面的数据，那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谢谢。

可能已经存在这些数据，只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但我完全同意唐娜的看法，即有办法可以重新安排我们的工作方式。在面对面会议中，当我们组建工作组召开会议时，我们会努力确保提供说明性材料，方便人们进来查看。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这样做。

因此需要重新思考这些事情。我超时了。以上就是我要说的内容。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丝黛芬妮。

我想跃然有话要讲，下面有请跃然。

马跃然：

出于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公布我们是否会召开下一次坎昆会议或随后的会议。这是因为，如马腾所说，我们很有可能不会以现场形式召开坎昆会议。

但是，在进入下一个规划周期之前，我们迫切想要做的，是将这些事项交给社群讨论，以便我们可以采取更长的流程，为此做更长时间的准备。因为我赞同你的看法，我们不能目光短浅。我要说，当我们取消第一次会议时，时间过得很快。第二次会议也即将召开，就在几个月后，但时间也过得很快。

这次，我们提前了一些时间结束了汉堡会议。这样做总是很困难。

但是，通过在社群内进行调查或展开讨论，我们有望做到这一点。因为，请记住，调查会在 ICANN 社群的不同部分引发讨论。因此，我们打算采用更长的规划周期，以便大家都知道如何开展工作，并思考我们如何为具体的会议制定规划，以这种方式进行合作。

大家知道，社群为规划团队做了许多后勤工作。我还认为，继续讨论如何在虚拟会议期间提高效率会有好处。

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跃然。

我来看看提问队列。

我看到伽内什·瓦尔马 (Gangesh Varma) 举手了。

伽内什，请讲。

伽内什·瓦尔马:

大家好，我是伽内什·瓦尔马。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

詹姆士·科尔:

听得到。请讲。

伽内什·瓦尔马:

我觉得，与我们听到的一些意见相反，我比较同意的是，花更多时间传播会议内容实际上更让人舒适。我想我支持丝黛芬妮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觉得更短的时间会减少工作时间，由于减少了会议的总天数，这会增加大家的工作量，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可能会更加困难。

虽然这样说，但我想我还希望附和一点，即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思考我们如何看待会议本身的目的。这可能模糊了公共会议期间的工作与许多闭会期间的工作之间的界线。

我的看法是，基于每天的工作量，缩短会议时长可能会有好处。同时增加会议的次数，以便提高频率并减少每次会议的工作时间。这样将为更多利益相关方更频繁的互动创造机会，但也不会像定期召开会议那样麻烦。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

下一个是书面意见，它来自迈克尔·派拉格 (Michael Palage)。

根据历史，在 ICANN 成立的前几年，每年有四次会议。这有些难以承受。在 ICANN 成立的那几年中，面对面会议能有效促使大家做出决策。遗憾的是，ICANN 区域性会议，无论是虚拟会议还是现场会议，都失去了在决策方面的影响力。举例来说，2020 年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交付项？

下一条意见来自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

请讲。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大家好，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希望我的声音清楚。

感谢大家给我这次机会。

只是提一条本周我从与我关系密切的一些成员那里听到的意见。它与会议的开放性有关。

在转移到完全在网上召开虚拟会议之前，大家过去可以注册 ICANN 会议并前往参加 ICANN 会议，但远程参会实际上一直保持开放状态。可是，现在如果不注册，你甚至无法查看会议日程。我想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将过去的开放式会议变成了一定程度上更加封闭的会议。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趋势。

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奥利维尔。

我想下一个是苏珊·安东尼 (Susan Anthony)。

苏珊，请讲。

苏珊·安东尼：

我要说的话可能很不得人心，很抱歉我要这样说。但我本人一直在猜测疫情后出差的情况。我预计，到时航班的票价会非常非常高，可能会让个人、小型企业或大型组织或政府都无力承担。

因此，我们一直在办公室讨论，讨论如何确保使虚拟会议对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更大的价值。所以，我非常赞赏我们进行的讨论。但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思考，这可能是我们不确定的未来，或至少在疫情后采用现场和虚拟会议的某种组合。

谢谢。

詹姆士·科尔：

非常感谢。

乔纳森·罗宾逊加入了队列。乔纳森，请讲。

乔纳森·罗宾逊：

谢谢詹姆士。

我花一点时间来回应苏珊·安东尼的观点。如唐娜在开始时所说，我们还没有机会进行大范围协商。因此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但我恰恰赞同苏珊和其他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世界可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的永久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在更大层面上进行反思。

但是，短期来看，很明显，问题在于如何从转向虚拟会议中汲取教训，如何进行反思和重新规划。

我们社群的一个特点，是我们有些啰唆繁琐，在某些方面存在官僚主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特点，但我并不认同。

但实际上，在许多层面上，疫情带来的影响需要我们做出快速紧迫的改变。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有机会体验某种更加灵活、重复性的工作方式。我建议我们所有人思考这种工作方式。

听到唐娜、丝黛芬妮和苏珊·佩恩之前讲的，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在短期内继续尝试采纳所有这些建议，同时我们也需要完全认清，短期内的环境也可能瞬息万变。

但如我在开始时所说，我在回应苏珊·安东尼的观点时讲道，从更长期来看，我们可能会发现，世界已今非昔比，发生的变化远超我们的想象。

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乔纳森。

我继续看一条书面意见，然后看看举手的情况。

这条意见来自斯瑞迪普·雷亚玛吉 (Shreedeeep Rayamajhi)。

就社群协作来说，虚拟会议很有效，但必须通过采用各种可用的通信工具和资源，对其进行重新设计。在召开虚拟会议时，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过去举行面对面会议时的程序。

下一位发言人是杰夫·纽曼 (Jefferey Neuman)。杰夫，请讲。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我是杰夫·纽曼。很明显，我一直都在认真听。我只想提一条意见。我们的后续程序工作组在 ICANN 工作时间以外召开了几小时的会议。显然，大家可能知道，许多人都在抱怨，称这是在 ICANN 工作时间以外，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些会。

这让我陷入了思考。真正的问题在于：召开 ICANN 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说，每个人都需要想想这个问题。然后，作为一个组织，我们需要决定它的目的是什么，对吧？

如果大家的想法和我一样，也就是说，目的是推进 ICANN 在做的具体工作。那么，我们在 ICANN 工作时间以外安排这次会议，是因为我们在 ICANN 会议期间找不到时间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来推进 ICANN 在做的工作。这一点令人遗憾，因为我认为这正是 ICANN 会议的目的。

但是，其他人可能认为召开 ICANN 会议是为了让大家能彼此多多联络交流，或者认为是为了开展外展活动，或认为它是为了处理跨部门工作，只是为了告诉其他人我们在做什么。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像苏珊和其他人所说的，问一下我们自己：召开这些 ICANN 会议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目的制定日程，确保召开每次会议都是为了推进这个目的的实现。我认为这就是迈克尔·派拉格所说的，在每次会议后都有交付项和提出行动事项，以便我们始终知道，我们在推进 ICANN 的工作，而不只是在参与学术或哲学讨论。

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詹姆士。我要插几句。

顺便说一下，谢谢杰夫。这是非常有用的讨论。我想确保我们有时间讨论最后的主题。在此之前，我先看看董事会有什么看法或能否澄清某些问题。

嗯，萨拉，你要提问吗？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是的。非常感谢，莎莉。

当前，会议的规划由社群规划团队负责。我听到有一些意见还算合理，认为规划阶段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十分有效。

因此，我的问题是 — 这个问题也针对那些规划团队的成员 — 通过从实际工作中汲取教训，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组织今后的会议？但我也希望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萨拉。在请人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想要发表任何想法或观点。

好的。行。詹姆士 —

马跃然： 抱歉，我能说几句吗？

我要说的是，目前我们收到了许多有用的意见和建议，我非常期待（听不清）看到（听不清）。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些建议有许多共同点。我觉得，首先，我认为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在向前发展。很长时间后，我们最终看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经济都在下滑。失业问题涌现。有能力坐飞行旅行的人减少了。这将是一种 — 我不想用这个词 — “新常态”，但世界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讨论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清楚了解社群有哪些需求。

对我们和董事会来说，我们将为你们召开会议提供便利。召开 ICANN 会议的目的不止一个，而是有许多，召开这些会议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只想说，无论身处何地，大家的观点都有很多相同之处，我很赞赏这一点。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跃然。

詹姆士，还有四个人等待发言。我要说的是，因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话，我们先请这四个人发言，然后进入下一个主题。

詹姆士·科尔： 好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布鲁纳·马丁斯·多思桑托斯 (Bruna Martins dos Santos)。布鲁纳，请讲。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大家好。我是布鲁纳，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继任主席。

我想补充一下，就漫长的会议召开时间强调一些意见。我认为，对于这次我们避开周末以免给社群与会者造成过大负担的会议，这次会议相当长，如果考虑了筹备周的话，本身就持续了三周时间。

虽然在凌晨 4:00 就参加会议，但无论处在哪个时区，一周的会议我们可能还能承受，但两到三周的会议实在令人不堪重负。

另一条意见与会议形式本身有关。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些形式上的尝试，但还有许多方式有待整合。我发现，会议日程已经没有英才计划。社群领袖也没有再受邀与英才计划学员对话。我认为，这也是这种模型的缺点。

另一条意见与注册有关。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全问题的确很重要，但就像一些人在聊天室里面提到的，可能应想办法指出这些讨论，并且，在 Zoom 上讨论的同时在 YouTube 上安排这些讨论，或许可以提高我们会议的可访问性和开放性。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们手上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目前，会议团队的努力值得赞赏，但仍然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非常感谢大家倾听。

詹姆士·科尔： 谢谢你，布鲁纳。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杜尔多·迪亚兹 (Eduardo Diaz)。请讲。

埃杜尔多·迪亚兹： 谢谢。大家能听到吗？

詹姆士·科尔： 可以了。

埃杜尔多·迪亚兹： 谢谢。我叫埃杜尔多·迪亚兹，来自（听不清）和一般会员组织。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汲取到的教训。大家知道，这是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事情被反复提及。我是指，我自己在三个不同的会议上总是重复着同一件事。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工作面临的情况。在休会期间，我们仍然在开会。我们组建工作组，我们召开会议，然后我们来参加这些会议，在会上讲相同的事情，或向同一批人做总结。

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工作留到 ICANN 会议上完成。我将只参加大家一起讨论特殊热门话题的全体会议，与董事会交流，可能还有一些必须参加的特殊会议，就这些。

我们总是马不停蹄地开会，提到的都是会议、会议、会议，休会时也在开会，我们现在就在开会。

这是我的建议。

关于萨拉的问题，关于会议规划，我有时候也会参与这项规划，大家知道，我们认为规划是为了提供信息并做好准备，我们认为它会有效，但目前证据表明它的效果不大。目前我们正在召开第三次会议。我们将从调查中收集信息，我确信，这些信息将对我们召开下一次规划会议，确定如何完成这项工作有帮助。

非常感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你，埃杜尔多。

下一位是苏珊·佩恩。苏珊，请讲。

苏珊·佩恩： 谢谢。我是苏珊·佩恩。

我想特别回应一下萨拉的问题，关于会议规划流程对与会者没有用处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许多在本次会议上发言的人都是 SO/AC 领导人会议规划团队的成员。例如，我代表 IPC 加入了这个团队，其他许多人也一样。首先，我要说的是，大家知道，负责会议规划的会议规划团队、员工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今年这半年，设法远程组织这些会议。他们遇到了各种挑战，包括使用设施、服务，联系翻译等，他们必须进行协调，满足会议要求。

我觉得，半年来，我们一直在尽最大能力将面对面会议转换为虚拟会议。我们会参加这些会议，大家期待我们会召开一定数量的全体会议，我们会有选区日什么的，每个团体都能召开各自的会议。

大家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尽可能地做到了这一点。如我所说，会议规划团队的工作极具挑战性，他们要努力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有许多要求都是相互冲突。他们会问，我们是否能接

受会议时间超过三周。有一部分人表示，我们对于将会议分散开来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满，但通过本次会议可以看出，其他人很高兴可以分散召开会议。因此，他们要努力平衡这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基本上，我们要明确我们对会议，对要召开的特定会议的预期，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规划。

我认为，我们不能根据以往面对面会议的形式做出调整。

詹姆士·科尔：

好的。谢谢，苏珊。

下一位发言人是唐娜·奥斯汀。唐娜，请讲。

唐娜·奥斯汀：

谢谢詹姆士。我叫唐娜·奥斯汀。

我支持或同意苏珊讲的许多内容。大家知道，我们不是批评任何人，因为会议的进度是慢是快，看法因人而异。但基本上，规划委员会一直都在以某种方式做出转变。

另外，我们整合会议的方式也不是非常透明。在这方面，我的意思是说，GNSO 会将理事会和/或理事会会议加入议程中，然后是 SO — 利益相关方团体和选区将提供…这才是我们想要召开的会议，有人会负责将这些事情加入议程。然后，ALAC 正在制定他们的日程。ccNSO 有他们自己的日程。ALAC 也是，

还有 SSAC RSSAC 和其它机构。因此，我们制定日程的方式并不透明，我们最终甚至没有看到日程。ICANN68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实际上有六场有关 DNS 滥用的会议。我们真的需要召开这些会议吗？这些会议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合并吗？

大家知道，我们实际上没有讨论过这些方面。到头来，我们看到日程，却惊讶地发现“哦，天啊”，不知道这些会议存在冲突，也不知道大伙儿实际上是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在做的事情与之类似。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一点。

但我还想接着埃杜尔多刚才的话说几句。说实话，我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一整年都在工作。马不停蹄地工作。召开这些会议到底有何意义？是否只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就一些重要的话题与社群进行交流？总而言之，对召开会议的合理解释就是，我们需要体现包容性。我们可能需要与董事会进行某种交流互动，可能还包括 GAC。我们如何在一个专门的会议周内安排这些工作，但是，我们已经听说，不可能在坎昆召开会议，这意味着我们最早要到明年年中才可能召开面对面会议。还有整整八个月的时间啊，各位。这段时期内，我们要如何开展工作呢？我们是否可以每个月与董事会单独召开一次会议，或做出类似安排？我们是否必须将所有会议都挤到一周内完成？

这又回到了苏珊关于从头开始的观点。

詹姆士·科尔:

谢谢唐娜。

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先读一下提交的两条书面意见，然后再继续。

第一条意见来自劳伦斯·奥拉瓦莱-罗伯茨 (Lawrence Olawale-Roberts): 重要的是，我们应能够在虚拟会议期间进行互动，以鼓励和达成共识。但是，包括网络研讨会和传统 Zoom 会议在内的虚拟会议有不同的参与模式。ICANN 是否能够说明如何为每种会议选择虚拟参与模式？

下一个问题来自 — 如果我没念对名字，请海涵 — 西瓦苏布拉玛尼安·穆都沙米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ICANN 是否可以考虑为下一次会议安排五或六架小型包机，每个地区一两架？不是针对会议的 1,000 多位参会者，而是针对更小的一批关键参会者，健康风险相对较低的地区中约 400-500 名社群参会者？还剩下如何达到出发地的问题。这个价格可能低到惊人。

我们将进入第三个主题。请将幻灯片前移几页。

主题三：社群对于每年召开三次公共会议的看法。

丝黛芬妮，你举手了，请你首先发言。请讲。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我只想说的是，我认为，当我们就为什么要召开会议设定目标时，似乎对我来说，ICANN 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是全球外展，促进公平竞争。一些人说航空旅行的票价将会上涨，这点我表示认同，机场正在关闭。将来，我们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成员在出差和申请签证时，确实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抱怨签证问题，现在，申请签证会更加困难，因为在一些国家/地区，如果我们的成员需要乘坐航班，机场甚至可能都不开放。

因此，我宁愿一年参加一次会议，这样可以减少开支，很明显，也可以确保小型参与者、小型企业 and 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能够筹措资金参加会议。我真正的担心在于，这种会议又再次成为“富人俱乐部”。ICANN 做出了巨大努力来确保外展活动竞争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请将这作为我们的头等要务，无论怎样都必须确保它的公平合理。

谢谢。

詹姆士·科尔：

谢谢，丝黛芬妮。

下一位发言人是肯·斯塔布斯 (Ken Stubbs)。肯，请讲。

肯，如果你有任何意见，请提出来。

看来肯的麦克风出了问题，那下面我们来看书面意见。

这条意见来自（说名字）。

目前，两周时间是虚拟会议的标准时长，还是只是试运行？对我这样白天有工作的人来说，考虑到我的工作和家庭责任，抽一周时间开会都有些困难。我们怎么可能持续两周时间呢？

其次，在安卓系统上使用时，会议应用中的 Zoom 链接一直无效。我希望工作人员在今后开会时检查一下，虽然我知道它在其它手机上是正常的。

肯·斯塔布斯： 我的麦克风现在好了，詹姆士。

詹姆士·科尔： 好的。谢谢肯。请讲。

肯·斯塔布斯： 我认为有非常大的可能性，ICANN 明年的最后一次会议将是面对面会议。

我来自加州南部的圣地亚哥，我有同学在索尔克生物研究机构工作。任何科学家都知道，这家机构是世界领先的研究机构之一，由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 创办。

我来设想明年第三次会议时的情况。

第三次会议将在明年十月召开。到明年第一季度末，全球的许多地方将可以注射疫苗。

我的朋友表示，到时要注射两支疫苗。

简单来说，我们将要做的是，ICANN 将与希望参加会议的成员协调，并安排注射疫苗。在会议前要注射两支疫苗，经过证实后，该成员才可以参加会议。这就像那些去地中海俱乐部的人一样，你需要佩戴手环。我们将与各个国家/地区合作，以便这些已证实注射了全部疫苗的成员进入相关国家/地区。

此外，通过与我在索尔克的朋友交流，他们表示，到时其它国家/地区将不会限制人们出入境，前提是他们注射了所有疫苗。

大家要注意的是，第一，任何要参加会议的成员都需要已经注射全部疫苗并经过核实。

第二，会议期间的任何工作人员、员工同样需要注射疫苗，酒店等地方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这样，大家才可能有尽量安全的环境。这需要 ICANN 组建一个任务组来安排第三次会议。但这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所有主要成员 — 一直与我合作的成员，还包括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的人员，他们都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能够注射这些疫苗。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需要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发挥一点创造性。但与我交流的全球知名专家

表示，如果要参加明年十月的会议，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我们有几乎一整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和安排。

因此，我希望大家至少考虑一下。这不是难以实施的方法。

谢谢大家。

詹姆士·科尔：

谢谢肯。

我们有另一条书面意见，来自乔治·坎西奥。

关于三次会议，这可能是我们反思是否要每年召开三次面对面会议的机会。可能一次面对面会议就够了，然后召开一到两次虚拟会议。这也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我在聊天室、窗格或队列中没有看到任何其它意见了。

因此，下面我把话筒交给莎莉·纽维·科亨。

莎莉·纽维·科亨：

行。谢谢詹姆士。

感谢大家提出的意见。

在结束会议前的几分钟时间，我想有请马腾和其他董事会成员发言，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见，要澄清任何问题，或有任何想法。

马腾，交给你了。

马腾·波特曼：

非常感谢，莎莉。

亲爱的同事们，我在聊天室里面看到了一些想法。现在，有任何人想要发表看法或提出问题吗？

好的，马修，请讲。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好的，马腾、莎莉，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非常感谢大家在现场、在 Zoom 上或聊天室中提出的各种建议。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非常有趣的是，我赞同许多人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被传统方法所束缚。我非常欣赏的是，有人已经提到，我们应该灵活行事，发挥创意。我们必须把这些意见放在心上。

我想，唐娜说过，在今后八个月，我们可能要保持这种工作方式。接下来 16 个月，我们的工作方式都是这样。那么，让我们跳出框框进行思考。但是，在跳出框框思考时，我们也应考虑这些虚拟工具提供商应做些什么才能加强我们的互动。当然我也注意到，我相信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也希望进行更多互动，

更多交流。我想我们应该使用这些工具来做到这一点，并增加讨论的频率。

非常感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马修。

特里普蒂，我看到你举手了。请讲。

特里普蒂·辛哈

(Tripti Sinha): 谢谢莎莉。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交流。有许多很好的主意。

事实证明，新冠疫情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迫使我们进入这种新的虚拟协作模式。但我认为，它也促使我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思考我们的合作和会议方式。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危机，看看我们到底可以做出哪些改进。

我想，乔纳森·罗宾逊、苏珊·安东尼和唐娜·奥斯汀等几位成员提到，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如何转变协作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

迈克尔·派拉格也明确指出，在 ICANN 成立之初，大家实际上有交付项和行动时间。我想，我们应研究一下今天的 ICANN，

当前的情况，看看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这与乔纳森·扎克所说的直接相关，也就是，我们如何评估工作成效。

可能我们会分析所有这些事项，获取衡量标准，看看我们如何进行协作。因为可以注射疫苗后，我们的世界也可能与从前不同。这与 911 之后的情形类似，坦白说，航空旅行发生了变化，去机场、通过安检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同样，我认为会出现永久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顺应变化。

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议，许多人都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意见。非常感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特普蒂。

马腾，请做总结性发言。

马腾·波特曼：

好的。我认为我的同事说得很对。我们这次会议的成果巨大，大家都积极交流，分享自己的经验。我们充分认识到，自己也体会到，洛杉矶与东京之间相隔万里，两地之间的时区相隔 17 个小时。我们需要规划这两个时区之间的所有会议。这似乎也反映了社群的情况。

因此，我们了解并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我认为，关于应该在一个时区内举办三周的漫长会议还是三天的密集会议，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需要继续跟进。

大家提出了许多我认为值得思考的有用建议。

很明显，新冠疫情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不清楚。这其中存在不确定性。但显而易见的是，世界可能不再是过去的模样。不可能和过去一样。因此，我非常赞同所有强调这种变化的成员的观点。让我们随时保持关注。

是的，虽然对大家来说可能不是非常重要，但 ICANN 十分重视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联络。对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加入 ICANN 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应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成员组成的社群，我们因为不同的原因，出于正当理由加入进来。我们需要能够欣然接受一个为所有人构建的环境，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共同维护的事物。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研讨会。我非常高兴听到大家发表意见。我期待在调查中，以及之后听到更多意见。这不是董事会象牙塔中决定，或在象牙塔中组织的事情。这是我们共同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推进相关工作。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马腾。

跃然，你有没有观点要分享一下？

马跃然:

我想，特普蒂和马腾对我们的讨论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在刚才的会议上，我们有过交流。如我们所说，我们讨论了大家提出的所有问题，并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完成调查后，我们将根据这次会议的内容和调查结果提出建议。我们将通过 SO 和 AC 联络社群，快速审核提出的建议，然后对建议进行公共协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真正利用自下而上的流程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展开讨论或提交建议，然后董事会再做出具体决策。

这个过程具有时间表，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我现在记不清坎昆会议的日期。此外，在同时，我们确实还有更长一点的时间，我们将在此期间基于这些讨论展望未来。

非常感谢。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

谢谢。谢谢大家。

这是一次极有价值的讨论。我想，我们都非常感谢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些对话不会结束。请记住完成问卷调查，与你的社群领袖合作，确保发表你的看法。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这次会议很成功。

[会议记录结束]